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華亭
錢　穀子公　參閱

馬恭襄奏疏
奏疏　馬　昂

覆陳邊禦虜疏
覆陳禦虜

項山西道監察御史陳選言、北虜部落、惟孛來最强、又寄招孛顏三衛、及海西野人女直相結屯住去各

來朝要我賞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臣守臣多因循怠慢城堡不循飭甲仗不堅利軍士不操甚至富者納月錢而閑貧者迫飢寒而逃竄是以邊備廢焉緩急無憑乞勑該部計議行文各關務要修治甲仗操演軍士痛革前弊候至九月請勑大臣徧歷巡視若鎮守備禦等官果有盡心所事邊備整飭而士卒愛服者量加賞賚以旌其能若素無勇畧廢弛邊務者並情降黜以警其怠邊關要害之處或當益官軍守備或當設營堡隄防或當用墩臺

瞭哨而舊未有者俱要處置得宜於農閒時月差遣大臣巡視督責則五七年之間一帶關口無不整肅威武無不振揚而虜寇不足慮矣宜准其言

覆時政疏　覆陳時政

八事止覆二事者共餘非兵部事故也

頃南京監察御史鄭安等上言時政八事其一曰徙戎狄以安中國門庭之內非寇盜所宜居村落之間非豺虎所宜伏萬一四面有警則彼伺變而動昔晉人居戎內地以致五胡雲擾近日曹欽用達軍謀反其明驗也伏望陛下覽古監今防微杜漸凡京畿

之內所置降虜令該部設法處置或遠徙邊郡或分置外衛配隸軍伍之中治以中國之法其原管頭目亦調隔別衛分不得羣聚一處坐生其心夫人少則易制勢分則易弱庶幾中國底寧戎心永遏其一曰平寇賊以靖邊疆今天下太平兵革不用獨廣西蠻賊作耗流及廣東殺掠人民攻陷城邑蓋由將非其人兵失其馭是以人各偷安莫肯赴鬭寇至則却走以避其鋒寇退則張皇以徼其功昔狄青宣撫廣南不再月而破儂智高近時山雲爲總兵而徭獞不敢

出沒。今天下豈無賢將如狄青山雲者。但未有以的知而用之也。夫兩廣雖邊地。然此賊不除。則延蔓之勢。漸不可遏。四夷聞之。恐生他患。乞選良將以滅賊爲期。仍遣有風力御史體審。先前兵將老師玩寇之故。懲治一二。以警其餘。然後申明軍法。凡賊人出入蹤徑。官兵不守把經過地方。官兵不攔截。攻刼堡寨。官兵不固守。所陷城邑。所司不報聞。皆治以重罪。如此則法令嚴。而將士奮勇。賊可掃定而邊境獲寧。臣等議以爲二事皆有理。但徙戍之論。朝廷往因言者

有達官不必動之說惟兩廣賊情宜另遣御史體審。

事爲可行。

會議漕運事宜　漕運事宜

此成化三年漕運事也舉其一以例其餘參損益可加矣

一兌運成化三年秋糧三百二十六萬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倉支糧七十四萬石如有災傷停免就令漕運官於淮安等倉照數支運。一兌運糧米正糧每石兩尖加耗平斛其加耗則例湖廣江西浙江六斗五升江南直隸并廬州府五斗五升江北四斗五升徐州四斗山東河南三斗一兌運米以十分爲率京

倉收六分通州倉收四分支運俱通州倉收一官軍償運如遇風水壞船百里內府州縣正官百里外所在官司視驗申漕運官依例處分一運糧官軍行糧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衛所并南京各衛俱於本處支米三石江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安慶陸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真揚州八衛俱於淮安倉支米麥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左六衛俱於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遮洋船并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於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於淮安常盈倉

山東於臨清倉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等九衛
於德州倉支米二石一南京有無籍之徒名爲跟子
遇各處起解糧草布絹到京先於艤舟處迎引赴官
每米一百石草一千包索取歇家銀一錢其歇家亦
百端邀說取利事敗法司罪如常例人無所懲請令
南京法司如有犯此徒罪以上者枷號三月謫戍邊
方一南京各衛應納屯田子粒已有定制近多拖欠
不完者蓋徵收之數少管屯之官多各假公營私屯
軍應差不能存業請自今有屯衛所但選老成廉幹

者一人總理徵糧之時。不許差人及泒詣提陸各衛。仍照紅牌例。無得擅科差。違者聽巡倉御史舉劾。一南京英武飛熊廣武衛。初撥江北下屯。該納原額子粒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九石八斗有奇。除起運外。存留者俱各衛收。然既無監收之官。又無收貯之倉。故每月雖有俸糧支冊。而無扣支之數。宜令本衛並脩倉厫。付經歷收支。歲遣主事一人監督。一南京翰林院官吏。及翰林院官員。該支南京三分四分本色俸糧九百六十餘石。每歲俱於禮部關支不便。請以本

院空地修理倉厫每年會計糧數定撥收支厫事體歸一一河南舊添注僉事一員提督中都留守司并安慶等二十八衛屯種近革去於額內副使僉事歲輪一人提督事冗官少不便宜如舊添注僉事一王府婚喪大事每歲朝廷三五次遣官行禮館穀賻遺未免浩費請自今親王郡王并妃如舊差在京內外官行禮其將軍縣主以下應差京官者以命布政司官應差內官者以命本府承奉一朝廷設立倉糧預備賑濟官吏放給之際多不用心里老書手實緣作

弊。貧難缺食。不得其濟。而豪貴將賂多得支給。或假逃戶以冒支。或通與包以闌用。又有虛數侵盜挿和沙土者。以致小民不被實惠。乞勅該部出榜禁約。如有仍前作弊者。不拘贓數多少。槩發口外爲民。事屬枉法者充軍。一爲事官贓證明白。問擬罷職者往往揑詞赴京妄訴。撥拾原問官吏。自今在外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問過有贓官吏。赴京訴冤者。原問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原問爲民者發口外。一濟寧州至汶上縣。先因雨雪泥濘。添置康莊驛。設馬二十五匹。驢六

十頭。尋以驢撥南城閘河二驛改置站船。而馬仍留本驛。宜革去之。而以馬撥譚城晏城劉普桃園四驛。

一山東所屬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大嵩鰲山靈山安東等衛。雄崖海陽甯津奇山等所。僻在海濱。分巡分守提督把總官。經年不至。致軍民被虐。邊備不修。設或倭寇猝至。爲患非輕。乞勅山東按察司管糧副使兼提督官軍。修城池。繕器械。禁科擾。操軍馬。以備不虞。

一直隷淮揚廬鳳四府徐滁和三州地勢卑濕。不利畜牧。致解官之馬多以不堪退回。乞加江南鎮江

等府事例每疋收價銀十兩類解則官民兩便矣一徐呂二洪全藉河南脾沙岡等處水灌注接濟運船先年設主事一員後又添設河南叅議一員專理近乃罷去兼管於河南布政司分巡官以致上源淤塞水利不興請如舊增置叅議爲便一濟寧州小長溝至開河驛堤上接汶泗等河下通黑馬等溝導引泉水以濟糧運元時州之西南蓄孫村南望二河之水設減水閘十餘座水大量爲減洩小則流入官河甚利今久失修葺日就坍塌且每歲山水衝壞堤岸春時

無水接濟夏則漫流渰沒田禾舟楫難行請如前修築一儀真至通州俱係運道而淮揚一帶水路各有專官管理惟自直沽至通州事多廢墜請令張家灣收糧主事督同所在軍衛有司委官提調各淺夫老以時採取樁草每春初糧運之時遇有水淺漫流如法築置堋堰遏水歸洪庶糧運無滯留之患一貴州土官襲職有例就彼冠帶免其赴部乞照近年湖廣苗猺官吏事例令土官五品以上者納米三百石六品以下者二百五十石以備凶荒一京倉缺廒收受

糧米。先請蓋造二百間。工部已於大軍倉內蓋完六十間。然猶未足。聞工部所餘木植尚多。通州亦然。請仍蓋成原請之數。

李中丞奏疏

奏疏　　　李賓

推舉御史疏　公同推舉

本院先奏御史缺員數多。請勅天下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正官。選推官知縣中廉能名著。歷練老成。言貌相宜。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進士舉人出身。歷任

三年之上、不限旌異與否、類送吏部覈實、分送兩京各道問刑半年、照例實授。其有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罪之。已蒙俞允、兼命巡撫大臣、公同推舉、自是惟南直隸巡撫巡按及浙江兩司、會舉數人。其他顧忌畏避、未見敢舉一人者。又其後止許推舉曾經旌異者、且旌異多出好惡之私。又有避嫌而不肯旌異者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以旌異而後不肯覆勘者。其中有年貌不相宜者、有非科目出身者、有旌異之後、易其初心者。古稱立賢無方、不可拘泥。又曰薦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若不納賄賂。不私故舊。不聽請託。不執偏見。恊於公論。自然得人。況今御史多缺。而緊急用人之際。乞如前例。仍行天下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舉所部推官知縣。凡以科目出身。三年秩滿。堪爲御史者。雖未旌異。嘗亦舉之。若復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仍論以法。如此則振揚風紀。皆得其人。而天下有司。亦知所勸勉矣。

保舉疏　保舉人才

公爲恒吉故疏令經方文外堂上官保舉人才以

賢才屈在下僚。上不見知。無由自達。乞勅在京文臣

此吏治議正本之論也

四品五品管事官及六科十三道官各舉所知如知州缺則於州同知判官知縣等官知縣缺則於縣丞主簿教職等官內各舉一人該部再加詳察遇缺除用仍各註舉主職名日後犯贓連坐仍請通行各處巡按御史幷按察司分巡官照依憲綱事理所至之處廣詢博采守令廉勤公謹六事克舉備荒救荒有策者戒飭之糾劾之務臻實效毋事虛文若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不用心訪察顛倒是非者俱坐以罪如此則善者知所勸而益脩厥職惡者知所懼而勉於

爲善。庶幾守令皆得其人。下民各安其生。而無流移失所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姚𡊮元可　參閱

白恭敏奏疏

疏　　白圭

禦寇方畧疏　禦寇

一延綏邊方。東西綿亘二千餘里。通接察罕腦兒斷頭諸處。最爲要害。諸營堡防守官軍。俱於陝西南陽

潼關摘調每歲分番往來無常恐非經久之計切見榆林城安邊營神木縣係邊境要衝土地廣饒水草便宜於其地各立一衛或分調延綏慶陽三衛全伍官軍或編送內外問擬刑徒及近歲清出諸衛新軍守禦其地一虜寇近年以來稔知我邊軍馬单弱營堡寥落輒肆侵掠今河氷已解尚在河套且各堡屯兵相離路遠猝遇有警不能應援切見榆林等營堡舊調諸處守備官軍強弱不齊宜於其中精簡膂力過人弓馬閑習騎兵二萬分屯三路量加賞賚名曰

遊擊令其五人爲伍。十五爲隊。編爲伍甲。籍其姓名。有功則同陞。無功則併戮。又推舉可用武臣三人一人充總兵。二人充遊擊專用禦寇。仍請敕文武大臣一人。齎紀功勘合。同總兵等官即軍中激勸陞賞假以生殺之權。其所選官軍中路一萬。聽總兵恭將調遣。其東西二路遊擊將軍各統五千。或在安邊神木邊境或駐延綏環慶就糧按伏。往來隄備。首尾相應。使我有掎角之勢。敵受腹背之攻。一甘寧延綏三邊操備軍士。俱係西安左等衛累次選調防禦之數。父

子兄弟相繼戍邊離彼原衛旣遠數償官馬歲治軍裝勞役不息戶有人丁亦各差操且陜西災旱連年衣食缺乏雖給口糧不足以贍故軍士逃亡殆以千計今軍旅方殷恐漸乏人守禦乞令各邊守臣查勘所調旗軍多寡等第如京軍事例或聽於原衛全支月糧一石或聽優免餘丁差役使聽助軍費或聽歲加賞賚倒死官馬令守臣區畫衆爲買補則軍伍無逃亡之患而人心可勸矣一延慶二府所屬環縣合水縣葭州保安州等處民居散漫城堡遠隔招寇剽

掠而合水白豹等川鐵邊德靖金湯諸處有城堡墩臺遺址亦有山寨險利之處乞令陜西三司堂上官親詣邊陲查勘舊有墩臺山寨之地量役軍民修築凡旁近散處軍民悉拘入堡守望相助又增撥延慶二府原選土兵分屯操守及各處問擬囚徒定撥墩臺哨守瞭望有警舉火傳報則邊氓有保聚之固矣

四川盜賊疏　盜賊

月者四川盜起燒毀縣治敵殺官兵而江西河南山東俱有草寇竊發南北直隸水旱相仍淮河淤塞湖

水耗竭，所在多轉徙之民，行舟被刼掠之害，浙江自去年以來，旱潦爲患，江潮溢漲，礦賊竊起，矧兩廣流賊未寧，陝西虜寇未息，荆襄流民未定，此皆目前可慮之事，今天下有司，既不能加意撫卹，以消患于未然，又不能及時緝捕，以弭患于已發，事機一失，漸不可圖，則遠近騷動，其憂將大，惟 皇上以生靈爲念，申敕各處鎮守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嚴撫捕之禁，重隱蔽之罰，凡有盜起，即時捕絕，仍令有司巡視撫理，如所巡之地，盜賊刼掠，至于再三，而一月不獲者，分

巡分守及原委官。俱令停俸捕賊。（大盜之聚皆起於上下相蒙不捕小盜之故）劫掠至于四五。而限內不獲者。令戴罪捕賊。必獲乃已。其或嘯聚成群。事勢艱大。馳奏處分。如有因循隱匿者。聽鎮守等官執問。如此則法令嚴明。盜可以滅。而民可以安生矣。

軍務七事疏　軍務

近者虜勢陸梁。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越。非假以便宜重權。人不用命。因疏軍務七事。請敕越遵行之。一官兵有能以寡擊衆。出奇殺賊者。聽越取所在官庫金帛賞之。仍上其功籍。若畏縮失機。及奪取首級。掩

為巳功情罪深重者叅將以下即軍中斬之以狥輕者或停月俸或奪冠帶或降祿秩庶賞罰嚴明官軍用命一令陝西延綏寧夏官吏軍民舍餘人等有計謀超越習曉胡事者有運籌破賊可以成功者悉聽越詢訪舉用一體陞賞一陝西平涼及高橋等處多陝西義勇宋時已用之上達土人善射敢戰宜令越選其衆所信服之人令自招集能招千人以下者授所鎮撫千人以上者授百戶五千人以上者授千戶原有職者遞陞一級仍人給銀三兩布二疋月米一石并鞍馬器仗復其賦

役號爲義勇。編立隊伍。相兼調用。如例陞賞。事寧之日。願從軍者聽。不願者放歸農。其官員軍民戶下有年力精壯。自願報效者。亦如例招募。一官軍土兵人等。奪獲虜寇畜產。近皆以給有功官軍。但虜寇所掠者。多陝西軍民孳畜。將盡無以耕作。後有奪獲者。仍給原獲之人。其餘被掠者。召主還之。不得侵奪。一領軍守備大小將官。戰守各有所宜。宜因其才更易之。

必不難行

一典守糧草官。總事作弊。以致邊儲空虛。及委辦軍務。任情避事者。不分方面軍職。聽即執問。其延緩陝

西寧夏鎮守總兵副參遊擊等官俱宜聽越節制如有安邊弭寇之策馳奏以聞

處置荊襄疏　荊襄

荊襄一帶山林深阻流民往往聚其中時或弄兵以爲民害今人幸已掃除苟不乘時處置恐餘孽復滋將貽後患臣等議得襄陽荊州等衛所官軍永樂宣德間俱于本處操守未嘗遠調房縣在萬山中去襄陽七百餘里山水險惡其千戶所專一守禦地方均州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其

千戶所專一控制諸縣自正統十四年以來始將各衛官軍調遣腹川兩廣等處征進及于太和　等處修造以致城池空虛武備廢弛故賊首千斤劉得以乘隙為亂請以分調各處官軍取回操守城池有警易於調用又安遠縣西北抵房縣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二百八十餘里東南抵荊州三百四十餘里又去荊門南彰當陽隔遠縣小民寡遇有盜賊急難救援請于此設立千戶所以備禦地方又荊襄地方實與陝西四川河南四省疆域相接道路險遠要害去

處無巡檢司盤詰。以故所在流民。往往趨之。久則聚集爲非。請於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立巡檢司設官置兵盤詰姦細。又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州止設知州判官吏目、縣止設知縣典史、且此數處民少地廣就食流民屯田軍餘數少、詞訟紛紜盜賊時發請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縣丞一員、俾專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革姦弊、

撥萬翼安邊疏　　安邊

故事邊境封界之外，軍民不得擅出耕牧，遇歲守邊諸將，乃私令軍士於界外開種沃地，於各墩分牧頭畜，招寇虜掠，因糧於我，欲令巡按御史行邊禁約，宜（[illegible]見[illegible]邊上疏）移文延綏鎮守諸官禁之，違者聽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參治。山東逃民，見在神木葭州諸邊營堡耕牧，致生邊釁，俟無事之時，欲審其貫籍，給以口糧，省令復業，有占處成家，願編軍伍者，聽，宜移文巡按，并三司分巡官如所擬行之，各邊將帥以損兵為失機，寇至

則嬰城阻險欲遣科道一人在邊巡察凡遇有警敵衆則閉守而要其歸敵寡則併力以殲其衆然兵無定法宜移文守邊官員有寇則相機戰守寇衆則互相應援不得依違誤事各邊營堡守瞭官軍羸壯貧富不同守備等官或包辦月錢或占為匠役或令耕田取利故有力者偷安自逸貧弱者久守墩臺欲專遣御史一員往來點視凡守墩官軍季一更代然令各邊有警專人巡視恐致煩擾宜移文巡撫官嚴加禁約務使差役均平違者聽巡撫巡按官參治榆林

東西地方、胡寇出沒之所、欲增設營堡墩臺量調守望軍馬宜移文鎮守等官、令詳議可否以聞、欲如舊制以奮勇當先者為奇功不次陞賞以斬獲首級為次功量加賞賚雖近年間以奮勇當先與擒斬一例陞賞、然皆斟量賊情功次多寡處之。實非舊制。蓋奮勇數多。恐賞至於濫。宜仍如近例、因功陞賞、當先官軍有出衆奇功聽總兵等官擬奏區處、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李之楠仙植　參閱

王莊毅公奏疏

疏　　王竑

論邊事疏　制虜

公固知兵者不獨以節槩勝也

臣聞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曩者逆虜孛來犯邊、朝廷用安遠侯柳溥充總兵官、統大將軍趙凉

州以待敵所謂正兵也又命武平伯陳友充遊擊將軍往來截殺豈非奇兵乎友等用是出虜不意劫其老營斬獲無算至今虜聞遊兵輒懷畏避此用奇取勝之明驗也今此虜復來入寇雖與講和終非久計乞照前日用兵事宜令副總兵馮宗統領京營并河南山東等處官軍為正兵從蘭縣大路徑進復分兵一二萬人以參將一員充遊擊將軍統之仍命文臣一員監督各給旗牌從宜調度分為兩翼各路而進如和好已成按兵隄備不然則與甘涼等處總兵密

相糾合。或斷其前。或截其後。或衝其腹心。擣其老營。使彼腹背受敵。首尾難救。如此。則虜酋可擒。醜類可殄。而邊民得以息肩矣。

覆安邊方畧疏　備邊

一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排收。但須增立營堡。以時開閉。使我有險可守。寇無利可乘。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頓兵不過一二百人。勢孤兵弱。難以應敵。遠兵猝難應援。府谷縣境極臨東邊。西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去。勞敝無功。可選諸營精兵九

千。分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統馭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巡歷邊疆。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而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因追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雖出陣傷。亦違例徵併，是以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

論陝西用兵事宜疏　陝西用兵

一關陝之地風氣剛勁俗尚武節多有智謀勇敢之人乞出榜召募一乞給降銀牌遇有功者即給賞存照以憑陞用一山東河南等處見調官軍乞如京軍例賜銀兩絹襖一軍中處置諸務並無法比可據軍士往往臨陣在逃多方誤事乞查洪武永樂年間行軍決罰條例頒降軍前以憑遵行一乞將陝西布政司官庫見貯銀布收買戰馬五千匹給軍征進一乞將陝西在城及邊西所屬衛所官軍民壯舍人餘丁

操練以備警急調用、

兩廣勦賊安民疏　　兩廣勦賊

二兩廣之事在此一舉趙輔韓雍須假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斯可望其成功一輔等至彼須審度賊情輕重緩急事輕而緩者委三司官謀勇可任者分道守禦重而急者須躬親率兵從事欲于廣西進兵則先守潯州諸處要害賊奔之地欲于廣東攻剿則先據賊之歸路務俾此賊進退無路腹背受敵一兵集則賊遁兵去則復來此西南夷之常情也須賊聞我軍既集恐深遁不出須築堡立柵爲固囤

之討未可輒稱賊退民安即與班師一須嚴戒軍士不得斬殺幼兒婦女及被脅來歸之人以為功仍宜榜諭脅從之人願復業者曲加賑恤一廣西土官人等有能招集土兵狼兵殺敗蠻賊平定一村一寨者即給以冠帶具奏量與官職其兩廣境內官吏軍民及致仕閑住等官有諳破賊方略許詢訪舉用有功一例陞賞一兩廣連年被賊擾害民不聊生令大軍徂征復累供給其民間應買辦解納物料并清解軍匠及成化元年以前逋欠糧銀商稅鈔貫乞暫停止

李襄敏公奏疏

疏　　李秉

奏虜情疏　貢虜

近者迤北進貢使臣從萬全右衛拆墻以進徑至宣府駐劄沿山牧放馬駝近者一二十里遠者四五十里聽候辦驗馬匹延住半月之上方起程赴京誠恐其窺伺虛實變生不測乞敕廷臣計議今後如遇使臣到就令將所帶弓箭行李收封在官依例欵待騎牽馬駝選人伴送赴京辦驗庶不令彼久駐窺伺

奏邊務六事疏　邊務

一戸部送銀一萬兩收貯官庫。令候軍士出戰。月給賞臣以爲未戰而賞。則可使修器械。壯士氣。臨戰而賞。則緩不及事。雖有無益。且既賞精兵。次撥軍士。（軍中臨陣出敵有頭撥次撥之法）亦係策應人數。若全不預。恐沮其効勞之心。乞以前銀精兵給什之六。次撥給什之四。庶恩澤稍均。人有激勸。可圖成功。

一各處軍士。止以有妻爲有家小。其雖有父母兄弟而無妻。亦作無家小。減支月糧。是輕父母而重妻。非經久可行之法。況父母兄弟供給軍裝

不無補助乞以此等作有家小開報一體增給庶使親屬有賴軍不逃亡一調撥守邊官軍俱有行糧口糧其家小在原衛者復給月糧固已重費矣近聞有家小隨住潛將本衛月糧糶賣與人者又有私搬家小因而逃赴原籍者是虛出之弊又且甚焉乞令該衛送其家小俱赴守備處所就支月糧行糧住給其有父母年老果不能去及事故代回者仍在原衛給月糧必須開辭明白勿得重冒一舊例各邊瞭望官軍去城四十里之外者方給口糧近因達賊犯邊創

立墩臺多在腹裏守瞭官軍較之沿邊晝夜不得休息者勞逸不同而戶糧一體支給亦爲虛費乞令住給一宣府先因布少軍士冬衣布有家小該三疋四疋者內一二疋每疋折棉花三斤近聞本地布貴花賤價直不平人心嗟怨乞令每疋折棉花四斤一宣府既添除山西參政副使等官監督收放糧米其舊差本部收糧主事一員不無虛曠宜取回部

論邊事疏　邊事

臣材識粗庸叨膺邊寄偶有所見不敢緘嘿謹條具

以聞一各處沿邊衛所舊有武學近多革廢故官軍之家雖有俊秀子弟無能教訓欲求將材不可得已乞令各衛所充軍文職有學問者免其差操或于舊學或于閒房專教官軍子弟庶俊材不至于失學將材不至于乏人一萬全諸衛所官軍自擾攘以來或與賊交爭死于鋒鏑或勢孤力屈被賊虜去其遺留父母妻室有老年者殘疾者衛所無人養贍原籍程途窵遠形影相弔無所依歸饑寒死亡誠可哀憫乞令所在官司量與口糧布衣恤其饑寒保全性命庶

廣朝廷之仁政以召天地之和氣一古云無三年之積則不可以爲國今戶外倉庾多無三年之積而東自永寧西抵蔚州多有荒閒田地可以耕種宜令宣府等處見操步隊及空閒軍餘開墾庶軍無饑饉之憂民免轉輸之苦一係安新城去懷來僅六十餘里柴溝堡距懷安城僅四十餘里鎮守內官在懷安城則有章係陳士在懷安城則有田霧韋源每歲令此四人者輪流守備更代不一士卒苦其往來艱難官吏厭其迎送頻數況所在各起房屋勞費軍民宜令

前四人者。二人分守保安新城柴溝堡。二人分守懷安懷來。則官事簡而人無所擾。委任專而責有所歸

一直隸隆慶州民原有十四里。永寧縣原有八里。自變亂以來。死亡逃竄者衆。今見在民隆慶不過四百餘戶。永寧不過一百四十餘戶。合之不過五里有餘而兩處州縣相去僅四十里爾。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官吏多而民少。民其能安富乎。宜將永寧縣併之隆慶州。則民不受害。官無冗員而糧有蓄積。

上邊議三事疏

遼東邊事

一遼東自在安樂二州先年投降夷人、陞授指揮等官、遇有病故、免其子弟赴京、就于都御史處襲替、後兵部必欲其應繼之人、赴京襲替、多有貧難、經年曠職者、人心嗟怨、或因而泄漏邊情、乞令後凡有應該襲替之人、許于遼東都司轉行巡撫都御史處襲替、具由令本司年終通類造冊奏繳以備查考、一遼陽開原二處、有副總兵參將分鎮守地方、緣其間所屬通遼等堡、俱係夷賊侵犯之處、山路險遠、必得熟于鄉導裨將。統調人馬。分據要害。庶幾有警易于應援

臣見延綏等處參將都指揮韓斌生長遼東曾守備義州號令嚴明夷狄畏讋今延綏邊警以寧乞將韓斌取回遼東命充遊擊將軍聽調殺賊一遼東地方自成化二年秋以後迄今被賊搶掠之處其聽調官軍多有與賊交鋒被傷陣亡者又有守瞭墩臺城堡被賊攻圍射傷身死者已該鎮巡等官節次奏報有案可查而陞賞不及乞行巡撫等官將節次行勘造冊敢勇當先及陣亡被傷官軍併未行勘實與賊對敵被傷或因而身死沒于王事者通查明白量加陞

賞以激勸人

整飭邊備事　　防守墩堡

臣聞制狄之方。固莫先于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于據險以守固。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若賊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切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常谷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

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興安尚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邊釁。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洪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葛峪堡練比。因青邊口張家口西北邊等處城堡。係緊要去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青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洽河十八村等處。況往宣府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石等營。盤運糧米。被達賊搶擄者甚多。此等之

人深知鄉導是以被擄軍餘王春等入境打劫由此進入其原立城堡若不仍前復設調撥軍馬照舊守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啓賊意臣愚以此事與鎮守總兵等官柏玉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柏玉等僉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說稱沿邊墩臺俱有守哨官軍便不守這也不妨臣切慮沿邊墩臺相離通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五里多者數十里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望瞭及照原守城堡即今見存其守備官軍俱在宣府等處團操前

項城堡缺人守備倘有奸細投間抵隙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濫膺叅贊之任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乞勅兵部行移鎮守等官將不係歸併團操齊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匹仍前修守分委都指揮或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見在叅將楊能量帶官軍于墩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羊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仍分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葛峪堡都指揮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樂泰

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出哨探以備不測不許怠
忽以啓賊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隄備相機行
而邊境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
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别有禦寇長策令其明白奏
請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徐桓鑒惠朗　參閱

周文安公集

疏　　　　　　　　　周洪謨

安中國定四夷十事疏　安夏定夷

安中國者三一積民食國家舊有預備倉以積穀但有司率爲文具宜立定規通行天下凡積粟以一萬

石為率遇大豐年官積穀十之三中豐年十之二下豐年十之一積之之久千里小縣可至十萬石[illegible]大縣可至百萬石凡府州縣官考滿以積穀盈欠為殿最不幸而遇災驗口賑給凶年既散候大豐年悉令還官不取息中豐年還三之二下豐年三之一凡民所還及官所積須使滿小縣十萬大縣百萬之數則有備而無患矣一撫流民西漢時召信臣守南陽流民自附八萬餘口東晉時雍州舊在陝西西安府因流民來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松滋

縣僑在直隸廬州府因流民來聚荊州乃僑置松滋
縣於荊江之南其後南雍遂併於襄陽松滋遂隸於
荊州此往事之可法者也成化七年從檢討張寬之
此項敘事
奏流民聚此處者械歸故里適值溽暑因饑渴而死
妻女被掠瘟疫盛行船夫趁解者懼其相染故覆舟
於江後令都御史原傑招撫計死者九十餘萬人故
當時四川陝西地震五百餘次災傷徧於天下此今
事之宜鑒者也今宜著令流民與各郡縣相隣者做
召信臣故事聽其附籍仍復九年待其安定然後徵

之。遂而不可附籍者。倣晉南雍州松滋縣故事。設州縣。置官吏。編里甲。建庠序以治教之。

此法於今當行

今流民在在有之。四川湖廣尤多。凡流民所在。宜令附籍。量為賑給。寬徭省刑。承絕戶田地者。使納其糧。刀耕火種者。免之。則流民即良民矣。一弭強寇。東漢時廣陵賊張嬰寇揚徐。太守張綱單車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即降。今強寇時常有之。謂宜先令人以張嬰故事。備錄本末。開諭招撫。如其聽從。散歸農畝。否則征勦未晚也。其禦四夷者七。一備胡虜。東漢大將軍耿恭為匈奴所

閣恭進人持藥矢射之其肉如沸而死今西北一帶守邊者俱宜用藥矢或用之於箭邊諸神臂弓但賊近邊墻即整其馬則敵人畏懼而不敢窺伺邊境矣

一剿廣寇漢順帝時日南象林蠻反乃募蠻夷使自相攻嶺外悉平唐明皇時西原蠻黃乾耀等叛詔募嶺南西領方子彈甘令輝等討之遂斬乾耀令廣西左右兩江知府土兵不下四十萬若夷人出沒不調土官皆因助中國伐交雖爲上策然非中兵爲之志不中國軍馬止募土兵征剿輔輸金帛以資糧餉如通能以空言動也把事有功者陞爲冠帶通把事又有功許子孫世襲

又有功陞爲隨司長官。又有功許子孫世襲。若土官知縣有功陞知州。知州陞知府。知府陞宣慰。又累有功。則歷陞而上。以至都指揮都督。則人皆盡心。無不可破之賊矣。一征剿西南夷及吐蕃。漢昭帝時西南夷姑繒葉榆殺益州太守。乃召鉤町侯亡波擊之。唐德宗時吐蕃入寇。乃召南詔異牟尋擊之。今貴州苗賊即古西南夷。如其出沒。則調貴州四川各宣慰司土兵以征之。松潘番人。即古之吐蕃。山路極險。百姓運粮常被夷人搶劫。此四川之大害也。乞將松潘官軍

留一半守衛隘一半於山椃之下無省一半運糧之苗仍召捻潛所轄四宣撫司長官與之約能勒捕若夷者陞賞皆出常格則四川大寨可去矣一征剿雲南逃境雲南老撾等處其地瘴氣甚毒進者必死若不得已而征之必須調各處土兵許以傀餉約以陞賞如唐之調雲南與牟尋以征吐蕃遠在境外尚成大功況近在雲南者耶。一經制雲南境外地方雲南臨安縣南有野人一區內不屬雲南外不屬交阯宜善諭其酋長與之建立衙門使自推察主。堪任知府

等官者奏請定奪止許三年貢馬免其一應差發則內可以屏障雲南外可以捍蔽交阯一經制湖廣溪峒諸蠻宋太祖時辰州猺人秦再雄武畧勇健擢辰州刺史終太祖世邊境無患今辰州苗賊地方宜因兇平之後如宋太祖故事使各峒酋長自擇其溪峒可立宣撫長官司幷土官知府等官則可使如宋之無邊患矣一經制四川都掌大壩　太祖高皇帝經制雲南貴州及四夷邊境設立土官宣慰宣撫知府知州知縣等官獨廣西蠻猺縣分湖廣苗蠻溪峒四

川都掌大壩三處未盡設立所以三處舞有夷人出沒之患乞如　祖宗成憲設立土官爲便

條陳十二事疏　修內治

君天下者貴乎采衆言之善而采衆善者貴乎盡力行之功故堯稽于衆而舍已從人舜察邇言而用中於民禹拜昌言而方懋厥德湯若先民而日躋聖敬武王受丹書之戒致慎德之功是皆采衆善而力行者也故能致世太平享國長久伏覩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招延賢俊容受直言其與前代帝王致理之

意葢一揆矣、惟在力行之可也、且羣臣進言、有禁百司之分理者、有繫　聖躬之力行者、如整軍除寇守禦饑餉皆百司所當分理、至於親經筵以講聖學、謹德政以惇化本、此則　聖躬所當力行者、臣聞苦藥利病、忠言利行、伯禹戒舜有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伯益戒舜亦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于樂、是皆謹德之功保治之要也、夫舜聖神文武、重華協帝、其德之盛、可以無加矣、其治之極、可以無憂矣、而猶戒以謹德保治如此、則凡圖舜

之治者，其可不加慎乎，今羣臣所進，雖不及禹益之嘉言，亦當今之切務，陛下誠能取其善者而體諸身，則必光大有裨益于聖德矣，近年以來，星變累見，桃槐冬華，黃河泛溢，海水迭嘯，此皆上天譴告，有司嘗以上聞，太上皇帝雖自抑畏，天變未消，至於北征之時，大臣切諫以爲不可，而卒莫從，臣以爲若平昔因災異之言，而嚴修德，聽臣下之諫而免親征，則安有今日之患哉，今天下臣民以鑾駕未復，痛恨之深，切於肝腸，入于骨髓，所望者，惟欲陛下勵

精聖學懋昭厥德以慰　四聖在天之靈以承　太上皇帝之統也然而今日之務在於外攘虜寇內安民而已外攘之功既無不舉內安之政豈容少緩臣近捧詔陝西四川水陸往還萬八千里得見民之所以疲政之所以敝者實由內治之未修也臣叨居侍近不得不為　陛下言之謹條十二事以聞一察吏治以示勸懲每歲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二員其一留守三司其一巡歷郡縣一撫流民以防奸宄各處流民聽其遊食所到郡縣撥與荒閒田地耕種免徵稅

糧、一興學校以惇風化、各處提調學校僉事、無督教之實、乞裁革、及學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一愼科舉以求眞才、科目惟以得人爲要、不必鄉貫是拘、宜令遊學之士、隨其所在、即許應試、一止苛斂以恤貧窮、各處有司科斂民財、或餽遺上官、或交通使客、宜加嚴禁、一均賦役以甦凋瘵四川所屬郡縣、差役不均、乞令每里各置一籍、專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武職以足兵食、各處武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貸錢以賂上司、而借以軍糧、宜令巡按御史糾

察，而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刼奪。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刼財害民者，乞許諸人殺死勿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各邊守堡軍官并巡檢，縱放軍士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書差訛，送問重歷者，自今乞皆停免。一省虗費，以節民財。各處驛傳什物極事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船隻馬匹，并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畧，以遏横暴。近歲四川夷民聚衆為盜，今有行人劉瀚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阻，諳曉

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調度殺賊、

耿文恪公集

疏　　　　　　　　　耿　裕

災異疏　修省七事

一寅畏天戒、自元年三月至二年六月、各處奏報天鳴地震地陷山崩風雹雷雨白毛黑氣等項災異、不止二三十次、其大水渰没田禾人畜、係戶部抄行者猶不在此數、天心仁愛一至於此、　先帝大祥已屆、禫除有期、　陛下孝思之心、當于此而益加切、防微

之慮當於此而益加審倘左右之人有先意逢迎導
聲色而倡遊觀通禱祠而進珍玩者宜痛絕之庶以
益令修省仰答之誠一減省貢獻各處鎮守內官與
掛印總兵官今後遇慶賀　萬壽聖節各仍舊進馬
二匹不許過多其副總兵參將協守分守守備內外
官俱不許進貢科擾違者許參奏究治一停止折納
雞豬鵞羊其價多寡不倫乞令光祿寺止折納豬三
千口羊五百隻其雞鵞仍舊解納爲便一革退軍廚
光祿寺厨役原額六千三百八十四名成化十一年

奏添五百名。二十三年，太監山靑，又奏添一千名，每名月食粮一石，又日支白米入食，濫費無巳。乞將靑奏添之數，悉令革退，遇大庖厨等處缺役，即於原額厨役內揀選食補，以後內外官，不許瓶湊投收，一愼重教職。今後敎職，請仍舊止於科貢二途出身者考授，其餘納粟出身者，不許濫與，一均平取士。今後會試取士，請仍照宣德年，所定南北中之數，南取六，北取四，中取二，以爲常，一改調官員。今後有與王府結親官員，除護衛儀衛司軍職，照例不必改調，其餘不

分軍民職官但在一城居住者請俱令照例改調或致仕閒住

應詔陳八事　時政典業

一曰尚勤儉勤則心不他役政事不怠聖學無間儉則志不外奪用度裁省物無妄費　皇上自即位以來勤儉著聞惟日慎一日不替初心則可以感格天意二曰議宗室天下王府封冊婚葬居第食祿等費皆出內帑與下民供億本部查自今年正月至四月郡王將軍下至夫人儀賓受封甍逝已八十餘人夫

天下地有定所賦有定額加之水旱頻仍人民凋耗而宗室之費日增計三月數尚如此一年可知推而至於百年之久又將焉出宜下文武大臣會議務為善後之計三曰減齋醮 皇上臨御之初禁止齋醮雨雪未見愆期比因雨雪不降啟建禳禜齋醮動經旬月所費不貲茫無應驗以初時禁止較之啟建祈福誠為無益宜仍禁絕以除奸蠹四曰汰冗員官多則民擾而增設衙門百費紛起尤為不便本部自去冬十月至今歲四月僅半年間該鑄關設衙門印信

關防銅牌、已八十有餘、似此增設、無歲無之、乞命吏部查天下添設官員、及新增衙門、凡有冗濫、悉加裁省、五曰省供應、山東河南北直隷等處連年亢旱民多逃亡、宜將光祿寺奏派各處猪羊鷄鵞弘治五年前所欠、悉與蠲免、其已徵未解價銀、發災傷處賑濟弘治六七年、停免原派之半、俟豐年補納、庶民困少蘇、六曰免廚役、太常寺新僉山東河南北直隷廚役多難起解、緣其地災傷、僉解費貲、俱累里甲、乞悉令停止、以少安人心、七曰能營造、天時亢旱、軍民憂惶

工役繁興人力困憊祖宗陵寢固不可不修至於浣衣局果園溝渠河岸等役皆可少緩宜命督工官將完者趣完未興工者即暫罷之八曰止差遣近年降虜押送兩廣或差部屬或進士或通事初無定例而通事在外越禮犯分往來騷擾自今但差兵部屬官及行人為便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張安茂子美

無錫周如璽鴻章參閱

林莊敏奏疏

疏　林聰

敦孝勸忠疏　乞止奪情

切惟君親人道之大倫忠孝臣子之大節未有忠於君而不由能孝於親亦未有薄於親而能厚於君者

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豈可不於孝子之門乎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勸天下之孝而我 太祖高皇帝以孝治天下酌古準今創制立法父母之喪斬衰三年緣情立義度越千古而冒喪有禁匿喪有罰典制甚嚴其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者至矣盡矣 皇上中興臨御法 祖為治善繼善述天下臣民莫不仰戴曩以逆虜不庭國家多事內外近侍方面等官聞喪權令奪情起復以共濟時艱近年邊事寧謐在外方

而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猶或有奪情者且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聖人之中制又況孝親之大節送終大事於此不盡其情惡乎盡其情臣等愚昧以謂大臣（此言有切近事）之中有一身之去就係一國之安危者聞父母喪不得已而奪情起復亦不過爲一時之權宜非經世之常典若一槩奪情遂成故事其流之弊將必至於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喜幸視父母猶路人子道既虧臣節難保綱常所關誠非細故伏望　皇上

當金華之不試舉　祖宗之舊章乞降勅旨令在廷群臣若非職典機要重務與國家之所倚毗而不可一日不在左右者有父母喪悉聽回還依例守制滿日起復不必奪情如此則君親之大倫於是而敦臣子之大節於是而勸矣。

脩德弭災二十事疏

節該欽奉勅諭邇者自冬徂春雨暘弗順或積雪連旬、咨爾內外大小文武群僚君臣一體安同此心、凡百致災之由、皆當反求諸己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

可以愜人心此外別有可以弭災召祥之道並許直言無隱言之當者期於必行臣等切惟君臣上下實同一體臣等能竭忠進言則上下之情孚君能從善納諫則君臣之義洽今　皇上務於脩德弭災而責臣等進言此誠急於圖治雖舜之好問好察湯之捨身不及不是過也臣等敢不罄竭愚衷以副　皇上求言之萬一乎今將衆議事件切於時務者昧死上言

一曰崇　聖德以荅天意臣等竊聞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故吉凶不僭在人而天降灾祥在德何也蓋灾異之來固不虛發天意所在亦爲難知古之王者以禍福無不自已出之者故每遇灾必恐懼修德以求消弭而天亦應之捷於影響後世以天地灾異爲不足畏置之度外不事脩省而天亦厭之至於危亡昔楚一小國耳莊王以天不見妖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乎是能求過於天而安不忘危者也邇者陰陽失和灾異屢見則天之不忘於 陛下者亦深矣

陛下省躬自責虛已求言則恐懼脩德以荅天戒者

亦至矣。而臣等拳拳。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德。耳目玩好。戒其蕩心。掖庭嬪御。戒其燕溺。用度戒其過奢。遊樂戒其忘返。爵必當德而戒其濫施。罰必當罪而戒其濫及。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自隱以達顯。由微以至著。一此心此德而不替焉。則動人不以言而以行。應天不以文而以實。庶幾災異可消。天意可回矣。

二曰脩人事以消咎徵。臣等竊聞災異之來。悉由人事。陰陽善惡。各以類從。志曰。惟辟作福。作威。常也。臣

有作福作威亂也大臣專政則寒甚而為非時之霜雪又曰偏聽不察下情隔塞政事乏謀則異雪傷物苦寒害人又曰臣下蒙蔽則積陰不散又曰大臣專恣厥罰常風又曰雷為天之號令非時之雷乃號令出於下君子為小人所制之應又曰木氷木介兵之象也近者河南等處巡撫大臣各奏自冬徂春雨暘非順積雪連旬窮陰彌月或震雷非時或木氷木介春分之後京師風雪大作寒氣異常逼人傷物揆諸咎徵皆陰侵於陽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應也夫天地

之有陰陽猶國之有君臣世之有君子小人也故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陽在內爲泰陰在內爲否是以古之聖人汲汲於進君子而退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者無非抑陰而扶陽也誠欲求救災之方不可不究致災之由今陛下之臣豈無君子尚在疎遠而小人幸蒙親任者哉豈無桀驁專恣與竊祿苟全者哉 陛下所當甄別而進退之也山東河南徐邳淮泗之間水旱相仍貧窮無告而夷狄强橫叛服靡常此 陛下所當軫

念而預防之也夫格君心之非常燮理之任大臣之職也夫大臣每遇災異不務悔過修職而徒以引年

昔徒以災異辭位猶有古大臣之風矣

退位爲辭不務修舉內政而徒以循默因仍爲事如此而謂咎徵可消休徵克應者實臣等所未知也

三曰慎考察以重人才切照各處巡撫大臣考察官員將罷軟闒茸等項官員起送赴部中間或有善於守分而短於治才作罷軟者或到任未久而以政績無聞爲闒茸者俱照例罷黜及百官朝覲到京而吏部又令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報其所屬南北直隸

府州縣官。并令報其同僚。一如前例黜罷。其間多有不公。往往下民保留。及自行申辨不伏。究厥所由。蓋因察考之過煩。採納之失實故也。臣等以爲人才之長短不同。有長於才而短於德。有優於德而劣於才

非但人才長短不同亦以愛憎之情不能相同耳

有通敏而見事速者。有魯鈍而成功遲者。古人任人。各因其材。未嘗求全責備。黜陟之典。必俟三考。未嘗責其速成。今者各處考察官員。不論久近。不察實情。上官止憑各屬長官及同僚開報者。或宿有讐嫌。甚者有以依稀髣髴之名爲言。殊無妨政病治之實。即

行罷黜以致更代不時去取不公人心生怨愈加煩亂誠為不便乞勅該部今後各處大臣考察官員除貪酷顯著不拘久近即時黜退外其餘闒茸等項俱要實跡果有守分愛民而幹材或短及到任未及一考而莅事未熟者並不得以罷軟闒茸等名黜退其曾經巡撫巡按官員考過存留在任者後彼朝覲官報作罷軟等名並須行移巡撫巡按官員體勘回報定奪不許輒便信憑一槩黜退有傷公論如此則黜陟以公人心畏服而居官者知所勸矣

四曰罷齋醮以紓國用夫唐虞三代之時釋道之教無有齋醮之事無聞然而堯舜禹湯文武諸君享壽益高傳祚愈久未嘗祈福而福日臻未嘗禳災而災自息當時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初非因事釋道以致然也自漢以來頗崇尚之或捨身以施佛或迎佛骨以入禁其信之非不專奉之非不至然而享壽未見其隆傳祚未見其久治道未見其古若是二教之無益於國也明矣近者在京各寺宮觀既有齋糧以飭僧又有燈油以供佛一月之間或脩齋几度旬日之

內或設醮數壇甚者內府亦行脩設供奉之費既多齋襯之儀不少雖曰給自內帑其實出於民間以爲爲民祈禱而民之艱苦自若以爲爲國禳災而天之災變屢見何嘗有補於國家之分寸乎伏望 皇上鑒前代之得失辨二教之無補於其各處寺觀齋粮燈油之費內外修設齋醮之事悉皆停罷庶幾嘗務爲急而不惑於虛無國用可紓而不至於妄費矣

五曰節供應以省民財自昔聖帝明王凡遇天變必減膳徹樂痛自修省以回天意邇者光祿寺節奏牲

口等項供應日逐數多各處送納數少除行催辦外又復於在京市鋪收買雖稱開與價鈔其實虧其本錢是以民被其擾不可勝言近該禮部題稱照得各處累奏災傷其坐派物件數多乞勑光祿寺除供應祇待等項本非正供預儲以待不時求索耳外其餘祇待等項量爲撙節以紓民力臣等訪得內府供應之數常居十分之九而祇待之數止得十分之一今止撙節祇待等項而不行撙節供應之數是捨其大而圖其細雖有撙節之名而無撙節之實伏望皇上感天變之累見而法先王之心念百姓之

難艱。而務撙節之道。其內外日逐供應。除上用之外。量爲撙節。可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庶幾供應可給。而無不足之虞。民力可紓。而無騷擾之患矣。

六曰禁勢要之討田地。夫分田制賦。我朝稽古定法。所以供國用而養天下之民也。有官守者自有祿以養之。豈可踰越而請求乎。近年以來。內外貴權之家。往往挾勢。不思民間没官空閑田地。俱是起科之數。亦不思前項田地。曾撥與民間。既以納粮當差。輒以朦朧奏討。該部不行查審明白。邦乃依阿曲從徇情

撥與其下民因見奉旨欽撥莫敢誰何其間奏討五十頃而侵占一百頃者有之奏討一百頃而侵占二百頃者有之况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不過一頃以養八口之家而又納賦於其上今以一人而輒討百頃之田又不納糧當差是一人而坐享百頃之利（若奏討田地不納糧是下欺民庶而上虧國計矣）其可乎哉自古開國勳臣亦不過食邑五十戶或一百戶而已今共奏討者不可勝計且如武清侯石亨享祿千鍾尚稱喂馬艱難奏討田地開種草料及跟隨指揮人等求地蓋房及都督同知王竑才方陞任前職

祿非不厚却稱日食不敷又奏討田地二處又如百戶唐興奏討田地不下二三百頃且唐興一家豈能盡種詢訪其實多係在京奸詐之徒投充家人名色倚恃勢要威逼侵占害人肥己所以怨則歸於朝廷利則歸於奸詐其他奏討田地者難以枚舉恐心逆理莫此爲甚乞勅該部自正統年間以來有等勢要官員奏討田地者逐一查出差官前去踏勘明白開奏將於內田地不係撥與之數而擅侵占者卽歸還於民其果有功於朝廷而撥與者仍再斟酌多不過

五項十頃其餘悉撥與民及軍餘承佃屯種仍行禁約如有仍前恃勢侵占於民者治以重罪如此庶使田地適均而豪横不得以兼併賦稅有徵而下民均得以蒙其惠矣

七曰紓匠作以省民艱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乘輿服御悉從儉約宮室制度不事華餙臣等因有以知
皇上節儉之心即大禹克儉克勤之心也且內府宮殿京都城垣俱已完美及制造軍器等項近年各處解送量不缺用日逐工匠止不過脩理損壞而已况

各處水旱相仍，人民飢饉，京倉糧儲，宜當撙節，照得在京軍匠等項，并各處輪班人匠，俱在京各衙門上工，月支糧米，動以數十萬計，然不急之務，既悉停罷，其住坐軍匠役，每名按月，合無止令上工十日，其餘（雜役于盡華省三之二亦已多）二十日，聽其營生供贍家口，該支月糧，量減分數，其輪班人匠，不支月糧者，亦當寬恤，該罰工者，暫免罰工，如此則工作得以少紓，而公務自集，月糧不至虛費，而京儲自省矣。

八曰汰僧道，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

矣甚矣遊食者爲國之蠹也蓋一夫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不飢其可得乎一婦蚕之十人衣之雖欲不寒又可得乎且京師天下之本官吏軍匠等項凡有執役之人動以百萬皆仰給於京儲固不勝其費矣今京城内外僧行道童等項皆以請給度牒爲名累年留京不去或於寺觀安歇或於人家借住不下數萬又有已給度牒而不回者有托遊方而來此者是皆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者也雖曰朝廷未嘗給以粮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粮也蚕

食京師莫此爲甚況此輩既無室家之憂又無名役之擾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奸盜詐僞又有不可勝計別景泰二年以度僧三萬有零今歲復度恐天

是時度僧何其多也

下之民將半爲僧道遊食者愈衆而生財愈寡矣其可乎哉伏望　皇上念僧道之無益於事懲遊食之有害於民究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於各寺院宮觀除有度牒額設者不動外其餘遊方掛搭等項并無度牒僧道悉皆驅遣出京使之各回鄉里還俗當差如此庶能使民趨正業而不流於異端之教國無遊

食。而自得夫生財之道矣、

九曰減冗食以節京儲。夫在京錢糧、未易儲積、遠而水運。則有百餘里風波之險。近而陸運、則有千餘里負載之難、其間所納錢糧、或水旱災傷。而賠貱者有之、或因人拖欠。而累納者有之、勞苦萬狀、不可勝言。是錢糧之出。實生民之脂膏、其可不知撙節。量入爲出乎、自正統十四年以來。爲因京師缺兵、各處起取軍士前來、無非資其保邦而安天下也。今看得在京食粮官軍固有。而不得用者亦多。自古兵不貴多而

貴精。今或者以爲邊務方殷。正在用人之際。不可減省。說固然矣。使有名而無實徒多而不精。則誠無益於事也。且如府軍前衛老幼軍。已蒙選取壯丁頂替外。其老疾之人。又不釋放寧家。仍復在京閑住。每月食粮三斗。未免虛費。況兵與食相爲依倚。以有限之錢粮。養無用之冗兵。則日見虛耗矣。查得京通二倉放支官軍等項。本色俸粮。共該四百六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零四季折俸銀共該五十萬兩有餘。切詳前項歲田錢粮費用不少。見今各處灾傷起運京儲。多

告停免。及沙灣河決。今年漕運尤未可必。是誠不可不慮也。乞勅該部及總兵等官、將在京各衛官軍、通行嚴加揀選精壯者、不動外、其老弱不堪征操者、宜從該部計議、從長處置、量減俸糧、如此則兵得實用而所食者寡、糧有所積、而京儲不乏矣、

十曰禁私役以清軍旅、夫兵者國之保障。所以戡禍亂而討不庭、所以威四夷而衛生民者也。爲之將帥者要必訓練有方。撫綏有道。結其親上死長之心。作其赴敵決勝之氣。如此則有事之秋。必得其用矣。豈

空私自占役以剝削之哉我　祖宗舊制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　皇上中興以來慮恐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等官以下定其名數撥與跟隨亦未嘗許其賣放辦納月錢而不行操練也臣等訪得各營自總兵監鎗以下把總等項官員人等不體　皇上之心不恤士卒之苦將原定撥與跟隨者盡數賣放却將在營操練者月逐跟隨又行占恡數多有七八十人者有一二百人者貧者隨操富者賣放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粮餉比

至差官點閘卻行顧倩頂替以轄供各數少雖蒙恩宥不加之罪然而玩法不悛者至今猶然且朝廷畜養軍士所以防外患也將帥訓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也今既私役而放閑不使赴操而演武則軍士怠惰武藝不精卒有警急奉之使戰豈能得其實用哉伏乞勅總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軍士者悉皆遇出併赴操練原撥跟隨者亦以時操練不許賣放敢有仍前占恡不發雖一卒之少亦必治以重罪如此則軍不害而赴敵有必死之心粮不虛費而國家得實用

之益矣。

十一曰嚴開中以實邊儲。切照戶部榜文不分軍民官挍之家許於口外缺粮倉分關中淮浙長蘆運司引塩無非欲廣邊儲以供軍餉。豈期貪利之徒不以邊儲為重。奸詐百出。未奉明文開中。預令家人伴當將帶銀兩到於口外。各城堡糴買粮料堆積在倉。却乃虛捏情詞。告稱遠運艱難。伺候日久。及至中納正中淮塩。其長蘆浙塩。停滯不中。迁延歲月。又乞減去斗頭。幾方上納。臣等詢訪其內中間多是在邊頭目。

及在京權豪之家，倚勢爲奸，其上納粮料，既不著實裝運，往往就彼買納，至使邉儲湧貴，軍民告艱。今後凡遇開中，合無將淮浙長蘆三處引鹽，量爲品搭，不許獨中淮鹽，若全中長蘆浙鹽者聽，其所納鹽米，務要腹里各處裝運，到於居庸關收粮主事處，從實報數，驗米出關，不許止帶輕齎，仍就彼處糴買，行令總督邉儲，并管粮叅政等官，及巡按御史，設法關防，倘有仍前往於口外地方，預買聽候開中者，許諸人訐告，粮料即追入官，不與支鹽，如此則豪强知警而不

容以售奸、避儲充實而不至於缺乏矣。

十二曰、慎刑獄以導和氣、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是刑不可以不慎也、惟
皇上自御極以來、屢勅法司、詳慎刑獄、以洽好生之思、但為法司者、罔體此心、惟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執原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指迎合、如 聖旨批法司辨理者、即與之辨理、罪雖怙終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莫伸、又有當行勘者、不與之行勘、當提對者不與之

提對、獄囚淹禁經年文案屢歲不淸如此拖延不平、
陳情懇訴少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
罪終莫逃積憤含冤甚傷和氣如蒙乞敕法司今後、
一應在監罪囚務要推情鞫問詳審重輕不許任意
狥情鍛鍊成獄有奉欽依法司如道其間情有可矜
疑卽與辨理該提對者卽與提對該行勘者卽與行
勘毋一槩立案不行視爲泛常如是則刑罰得中人
無冤抑庶可以弭災興而導和氣矣
十三曰省班匠以紓民力照得天下各色輪班人匠、

多是災傷之民富足者百無一二艱難者丁常八九及輪班之時典賣田地子女揭借銀兩絹布及至京買囑作頭人等代爲應答多者賣放或私下占役而辦納月錢者甚至無錢使用與人傭工乞食者求其着役上工者甚少有當班之名而無當班之實況今營建造作之事比之永樂年間十不及一工作既少人匠實多如蒙乞勅工部將前項輪班人匠二年一班者改作四年一班三年一班者改作六年一班其見當失班罰班者悉與除免止當正班待其年豐稔

熟之時。遇有興作，暫為起取，照舊上工。如此則工作庶可不悞。人力亦得寬紓矣。

十四曰，撥吏役以疏壅滯。看得在京各衙門執事吏典，皆各布政司大小衙門兩考給由到部，不下數萬有辦事二三年，而不得實撥者，有辦事一年半之上，而即得實撥者。查得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州縣吏典，俱與都布按三司吏典相兼，於五府六部參撥。近止將三司吏典，及府典吏，撥與府部，而縣司吏典，止於衛所倉場內撥充當該，雖府部有缺，亦不行取撥。所

以壅滯於下率多嗟怨其中吏典又有前考內犯罪名者給由之時原籍官司俱已查考明白咨送前來該部不行准信仍行於原籍官司查勘有守候一二年之上而回文不到者又貧窮艱難不能生活及人物鄙猥寫字粗拙等項不可收棄乞勅該部將前項吏典照依舊制參撥有過名而無贓罪者只憑伊原來咨文不必展轉查考積久留難其於人物鄙猥等項不堪實撥者准其告回原籍為民如此則法例一而不偏人心服而不怨矣

十五曰減科派以甦民困照得內府衙門一應買辦物料雖稱年例不可減免然當因緩急之宜量加寬恤之惠且如油椿槐木石磨等件例該一年一換坐派直隸河南等各處買辦所司以內府所用之物不分地里遠近價値高低務令小民遍處尋買雖油椿一木之微計其買辦完備而費銀不下二三百兩臣等切惟油椿石磨皆堅固之物非用之一年可壞者必欲一年一換其實勞民傷財況今各處水旱災傷民不聊生艱難困苦不可勝言合無將前項油椿等

件。或三五年一換。仍將景泰四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與停免。如此則供用不至妄費。而民力亦得以少甦矣。

十六曰。驅民害以安善良。切見各處司府州縣。額設皂隷弓兵等項俱要一年一換。不許久占衙門。把持官府。係是舊例。照令巡撫鎮守內外官員。跟隨皂隷門子軍牢人等有係富豪大戶。貪充躲避差役者。有係殷實壯軍。投托影射。差操者跟隨情熟積年不替遂至狐假虎威欺凌有司。需索錢物。遂漏事情。甚者

說事過錢誆賺局騙人財物件作弊多端難以悉數其被害之人負屈含冤莫敢控訴乞勅該部行移各處巡撫鎮守官員將跟隨門子皂隸照例一年一換多不許過十名俱要行移本處布政司轉行各府州縣於相應人戶僉點其衛所軍丁軍人俱發原伍差操不許巧立名色跟隨害人如有仍前占恡不發不從有司僉替者並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從公劾奏治罪如此則民害驅除而良善獲安矣

十七曰惜柴薪以節民勞查得供用柴炭先於易州

山置廠採運後將廠那移地方不一近日方轉往眞定靈壽等縣山場採運臣等切照易州去京不過百里眞定靈壽等處到京七百餘里實路途窵遠加倍於易州日用柴炭不減於舊額因廠遠以致拖欠數多況今多有被災去處人夫缺乏逃移不下萬餘若不量爲從容寬減實是累迫人難乞將山廠仍舊那於易州就近採運便益或將供用及各寺觀等處該用柴炭量爲減省愛惜以甦民困

十八日省重役以恤人難照得軍改民匠先因營造

將各處班匠見丁起取赴京工役後因逃回充軍隨

改民匠常川上工一戶見當二三名者有之三四名
者有之既當常工人民匠又當該季班匠以致重役
靠損人難常工者經年逃去不來上工轉班者累次
拖欠不見當班雖有其名朝廷不得實用乞將此等
人匠減去班匠止當常工人匠或二三名者止當一
名庶民不重困而官得實用矣
十九日清軍政以通下情照得天下衛所指揮千百
戶總小旗各因父祖或身自效勞陞授前項職役後

爲年老事故等項各有兒男弟侄俱該衛所官吏保勘明白送部襲替職役中間或有字樣差訛事情無碍該部亦行駁回照勘二三次者有之五六次者有之似此淹延日久負累人難及天下衛所軍或因鄉貫差錯或被里書人等挾讐妄指或被衛所妄報坐勾或因爲事充軍於例止終本身或因調衛而姓名未曾開豁該管衛所一槩發冊清勾有司并里書人等不與照例辨明回覆却又朦朧起解似此之類往往赴京告訴該部俱各立案不行以致寃抑無申乞

勑該部遇有前項官旗襲替職役文書不係築開字樣差錯事無規避者即與襲替其有軍役鄉貫差錯姓名相同果被誣指妄報并例該止終本身等項查（不但軍職襲替凡行文皆然）理明白即與分豁其挾讐妄報誣指之人務要究治毋容作弊如此則軍政無不清而下情無所抑矣

二十日省造作以革奸弊近者內外諸司不分事務大小輕重可否一槩具奏供要修造此蓋有等無知官吏人等專一要得管掛人匠夫工收放物料以為乘時射利之計豈有一毫為國恤民之念且如南京

等處衙門節奉修理臣等看得　孝陵太廟二處係緊要去處固不可缺其餘俱可暫停且今各處水旱相仍民多疲弊抑且近年抽分在官木料欠少動經造作輒要於民間買辦況土木之興傷財勞衆不可勝計若有不得已而修造者必須會官議擬行移該部并該衙門相勘的確應否修造及查在官有無物料可勾應用明白回奏方許興工如此則修造有常而民不勞官府有規而弊不生矣。

議賜也先勑書稱號疏

切見也先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陛下
以也先素無可汗之號回賜勅書難于稱呼乃命多
官會議其爲安内攘外慮也至矣臣等切惟中國之
病戎狄其來久矣而戎狄之背逆天道則未有如也
先之甚者也向者率犬羊之醜類卽害僇於土木邀
留　上皇車駕舉衆入寇京師誠國家不共戴天之
讐所當枕戈嘗膽思所必報者也仰賴　皇上嗣位
中興威德並立選將練兵志雪國耻而逆賊也先亦
知畏威懷德悔過向化奉送　上皇還京累遣部落

入貢。陛下洪天地之量與其自新然而狠子野心譎詐萬狀包藏兇禍無有紀極既而自殺其主又即遣使來報使其不畏天道不顧醜類之誅不懼中國之討即稱可汗亦孰得而禁之哉彼也先之不敢輒稱可汗而姑遣使于我者將覘中國之能議其罪否爾雖曰王者不治夷狄而弒主之賊豈可復加遜詞厚禮與之通問交好乎哉於斯時也召其使於庭下數也先以大逆不道之罪却其所貢方物而并遣之斷其往來之使絕其欵塞之請內告藩鎮外告諸番

懟其罪惡而致討之則也先雖狡黠亦將斂手退避而不敢大肆厥志矣惜乎當時失此之舉因循委靡以至于今今日曰兵食未足姑徇夷情明日曰兵食未足姑從其請是以逆賊驕恣今次遣使來貢稱可汗以自尊竊胡元之故號雖以入貢爲名其包藏圖大之心窺覘虛實之意隱然可見今復失之而不圖則後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爲今之計若賜以勅書而稱爲可汗則長逆賊之志而謂中國無人反示弱於夷狄若稱其故號爲太師恐激犬羊之怒而得

藉此生釁以貽患于邊境莫若待以常禮而賜勅與其來使令之帰語也先而諭以華夏夷狄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幾不失國體之尊抑亦可以示強于夷狄必謂中國有人而不敢輕視我也今之議者乃以可汗爲酋長之稱隨唐以來夷狄之常號欲狥彼俗稱爲兀剌可汗稽之於史謂夷狄之稱可汗猶中華之稱皇帝也此唐之時四夷君長亦稱我　太宗爲天可汗也由是觀之則可汗之號豈可加於逆賊也先乎若曰不稱其爲可汗則必召致邊釁理固然矣

借使稱之。而復有他求不已。邀覬亦生。又將如之何哉。且如往年也先亦嘗索我中國遣使。群議紛然。亦皆以為不遣使。則覬從此生。頃　陛下剛明斷然不遣。則我之強弱虛實。彼不可得而知。數年以來。邊境以寧。故臣等愚昧。以為今若不稱其為可汗。則彼或入寇。猶可暴白其僭逆之罪於天下。而揭告于神明以恭行天討。天下之人。亦知其為逆賊而有共討之心焉。若遽然稱之。則是　陛下亦與之矣。又將何以號召天下義士。以共事乎。竊惟　皇上中興臨御以

來五年于茲凡百軍國重務皆托大臣爲腹心咨詢之而後行自古君臣際遇之盛倚托之重信任之專未有加于此也奈何在廷大臣罔思付托之重徒狥苟安于目前使其皆知以身狥國仰圖報稱皆有効死之心而不爲身家之謀又何患區區逆賊也先之不懷服哉况今日兵甲車馬非不足也粮餉非不充也人才非不有也紀綱非不備也特有可爲而不爲勢有可强而不强乃退縮委靡如是謂之不負　陛下之委任可乎伏望　陛下俯察臣等千慮一得之

思乞付廷議而折衷之要必事歸于至當庶幾化溢
於夷狄務使竭忠誠以保乂國家則社稷幸甚天下
幸甚萬世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